

ELLERY QUEEN
MYSTERY MAGAZINE

赌注

(美) 安东尼·曼 等著

美国

《埃勒里·奎因神秘杂志》

悬念小说选

情人

贝利之鸢疑案

偷窃蓝带鲈鱼

杀了裁判

死亡事件

水果蛋糕



群众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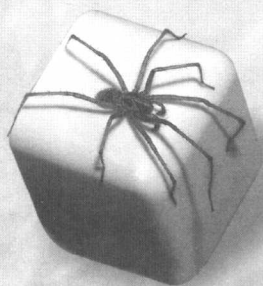
**ELLERY QUEEN
MYSTERY MAGAZINE**

赌 注

(美) 安东尼·曼 等著

美国
《埃勒里·奎因神秘杂志》
悬念小说选

许艳 楼迎宪 等译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赌注/(美)曼等著;许艳等译. —北京:群众出版社, 2004.5

(美国《埃勒里·奎因神秘杂志》悬念小说选)

ISBN 7-5014-3144-2

I. 赌… II. ①曼…②许… III. 悬念小说-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0436 号

赌注

[美] 安东尼·曼等 著

译者: 许 艳 楼迎宪等

责任编辑: 张 蓉

封面设计: 湖 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67633344 转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BS.com

信 箱: qzs@qzCBS.com

印 刷: 北京京安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277 千字

印 张: 12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14-3144-2/I·1332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20.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目 录

- 赌 注 / 许艳译 (1)
- 水果蛋糕 / 华茜译 (16)
- 无心智健全条款 / 华茜译 (29)
- 不该发出的电子邮件 / 华茜译 (37)
- 杀了裁判 / 许艳译 (61)
- 偷窃蓝带鲈鱼 / 华茜译 (80)
- 贝利之鹭疑案 / 许艳译 (102)
- 死亡事件 / 许艳译 (123)
- 信使与艾夫斯 / 许艳译 (146)
- 高蒂之夜 / 陈旭如译 (172)
- 流放地 / 袁轶锋译 (184)

《埃勒里·奎因神秘杂志》悬念小说选

赌

神秘的草地 / 马晓明译 (217)

注

情人 / 许艳译 (226)

恐怖的藏画 / 张爱平译 (249)

容泊尔的新年打算 / 华茜译 (261)

听母亲的 / 楼迎宪译 (271)

报复行动 / 张文萍译 (283)

格拉夫顿姐妹 / 华茜译 (300)

如果独眼巨人能在眨眼中消失 / 华茜译 (331)

漂亮的金发女郎 / 李青译 (340)

最后的故事 / 许艳译 (365)

ELLERY QUEEN MYSTERY MAGAZINE

赌 注

安东尼·曼

许 艳 译

汤姆·库特尔特太胖了，配上他简单的人生观，很容易成为别人的靶子，尤其是朋友们的靶子。从这个方面来看，胖对他来说不是什么好事。我们和他一起喝酒是因为我们和他一块儿长大，比利·哈得逊、米克·道尔顿加上我三个人。比利好出风头，招摇而讨厌。真正肤浅的反社会者就是比利，根本无视周围的世界，但是多亏了刚愎自用的领袖气质才成了我们这个小集团默认的头儿。我有时候就想，在职业申请表的个人爱好栏里，比利怎么会不写上“残忍”一词。但这没有什么关系。不过是在某个星期五晚上在木匠手臂酒吧大笑一番。

我们看成是自家酒吧的那家店在酸橙街上，位于一家熟食店和一家五金店之间。在一篮篮常春藤的后面，黑色的横梁呈十字贴在酒吧临街的白墙上。过去十年，整个地区似乎在我们眼皮底下就偷偷摸摸地进入了高消费行列。对地产的价格有利，对人的精神可就没有那么好。然而——不知是因为懒惰还是因为执拗——木匠手臂迄今一直抵制着中产阶级重建市区的号召。我们本地人也保持着老样子，避免向设计师某种过火的好时光观念转化。

酒吧里边又窄又长，新漆成了橄榄色和米色。屋顶很高。从

怀旧的商人那儿大量买来、约 1900 年绘制的无专利权的褐色马拉轻便车和花园草棚的画卷后面的墙纸可能有些暗淡了，但是这个地方有氛围。那个星期五，里边挤满了放任自己自由行动的学生，吵吵嚷嚷，但基本上不让人讨厌。

老板娘正在收拾空玻璃杯。她身材矮小瘦弱，四十七八岁。棕褐色的直发开始变灰了。她喜欢颜色匹配的衣服，且要耐穿、朴素。她的丈夫个头儿高很多，宽肩膀，结实得像棵树。他们很友好，让喝酒的客人感觉愉快，但是他们也有些心胸狭窄，有些苦楚，就像生活从来都没有原本应该的那么顺利。

从我们紧靠里边的桌子，我透过香烟的浓雾望着米克·道尔顿。高个子，脸色灰黄，看上去比他三十五岁的年龄要老成一些。他站在吧台那儿一群学生中间，和老板闲聊着，老板则倒着啤酒。库特尔坐在我旁边。

“猜猜什么事？”比利在说话。他一如既往地穿得时髦而紧绷，坐在桌子对面，背对着噪音。他三十一岁，是我们四个人当中年龄最小的，也是个头最矮的，矮小而结实，卷曲的黑头发剪得很短。他把算计的眼光转到库特尔身上。库特尔坐在他一直坐的地方，在角落里，正对着吧台——那是凝视他永远不会亲吻的姑娘们的最佳位置。

“什么？”库特尔问。

“我弄了一辆新凯迪拉克。”

“你什么？”库特尔三十三岁。他的胖手松垮垮地搭在腿上放的香烟盒上。棕褐色的直发总会垂落在前额上。一对猪眼似的小眼睛，在他那张长方形的大脸的映衬下看上去就更小了。这更突出了他缺乏智慧。他的体重十分接近十八英石，对于一个中等身材的人来说是很重的。

“滚开，比利。”我说。

“你可以滚开。”他说。

“发生了什么事？你中了彩票？”我以为他在扯谎，但是他没有。

“我想我确实以一种有趣的方式中了头彩。”比利说着自顾自地微笑了。“我叔叔弗雷德得癌症死了，结果他竟然很喜欢我。”他从茄克衫口袋里掏出一套车钥匙，在我们眼前叮叮当当地晃。“多谢了，弗雷德。”

钥匙前前后后晃来晃去，不时地反射着酒吧昏暗的灯光，库特尔的眼睛一直盯在上面。米克端着饮料回来了，在一群学生当中绕来绕去地穿行。他把托盘放在桌子上，在比利旁边坐下，然后从口袋里拿出烟叶和纸，开始卷烟卷。他瞟了钥匙一眼。

“那他已告诉你们了？”

“1958年粉红色折篷凯迪拉克，”比利说，“完全是改装过的。”

“那是怎么回事？”我说。

“完全改装过？”库特尔发出了声音。“装饰怎么样？看起来怎么样？”

“凯迪拉克在这一带没什么用。”米克说着，舌头沿着纸的边缘舔了一遍。

“街道太窄了，没地方停车。”

“停车？我今天早上估过价。”比利的手指啪的一声把钥匙抓紧，过了一会儿，放回了茄克衫口袋。库特尔眼睁睁地看着它消失了。“我要把它卖了。两万英镑我可以将就。”

“两万？”我轻声吹了一声口哨。

“比利请客。”米克说。

“今后整整十年都是比利请客。”

库特尔皱了皱眉头，他从腿上把烟盒拿开，轻轻地放在他面

前的桌子上,用指尖玩弄着盖子。“你不应该卖。”

“你说什么,汤姆?”比利尖刻地问,转向了库特尔,就像一直在等待这么个机会一样。库特尔盯着自己的烟盒,避开了比利的目光。

“不应该允许人们做这样的事。”他喃喃地说。

“不应该允许?”比利的眼睛露出了锐利的光芒。我以前已经见过很多次了,经常是由酒点燃,很多时候也不是。这不是怒气,是蓄意做出来的。与此同时,他本人根本没意识到这一点。或者说,他真的毫不在乎。外界的刺激会开启他体内的机关,啪地打开闸门,程序就会开始。他并不追求什么效果,只是做了他自己该做的事。“不应该允许,汤米?”

库特尔以自己的方式,和比利抗衡。他耸耸肩。

“或许不是。或许你应该考虑一下自己的朋友。”

“像你这样的朋友?”

库特尔一言不发。

“宽容一些。”米克说。他捻了一下烟头,放到嘴上,划了根火柴。一根烟丝燃烧了一会儿,然后才皱缩了,掉在桌子上。

比利抓住库特尔不放。“你知道,我倒是愿意把车送给你,只是你太胖了,不适合开。”

“不,我没有。我能减肥。你为什么要卖掉这么好的东西?”

“像你的那些好东西?你是这个意思吗?来吧,汤姆,让我们看一眼。全打开。给我们看看今晚有什么。”

尽管库特尔已经为我们成百上千次地表演过同样的仪式了,他还是犹犹豫豫、遮遮掩掩地把烟盒推到了桌子中央,小心翼翼地掀起了盖子。我和米克不由自主地坐在座位上伸长了脖子去看。那是一盒子破烂——库特尔的破烂——但是每次看着它总是让我产生同样的感觉,就像在翻阅一本日记,读取别人最

隐秘的思想。

还是同样的那一堆不值钱的旧玩意儿——很熟悉，因为我们以前都见过，主要还是因为正是我们捐赠给他的。有米克的旧蛇形铜戒指，库特尔苦苦哀求了好多次，最后米克受不了了就给了他；旁边的是一个破打火机，那是库特尔花了十个便士从废旧杂货廉价拍卖会上拣回来的；还有我姐姐过去戴的对盘尼西林过敏的手镯以及一个拴在皮带上的没有光泽的铜质凯尔特结护身符。比利凑了一个用银链子吊着的纪念品盒和一两个战前的一先令的硬币。但是在盒子角落里有个东西是我们以前没见过的，很新，不知是不经意还是特意被库特尔的手半挡住了。

那是一只看上去很重的金壳短链怀表，嘀嗒的声音很响，尽管店里的噪音很大，我们都听到了表走的声音。

“那是什么，汤姆？”比利问。

“没什么。”库特尔说。

“你的手底下。”

库特尔勉强把手拿开了，畏缩地看着比利伸出手抓着表链把表拎了起来。看上去是件真货，质地纯正，做工精良，是橱窗里摆放的古董。比利打开了金表盖，和自己腕上的手表对了时间，然后啪的一声扣上，放在手上掂了掂重量。

“肯定值不少。”他说，“你从哪儿弄来的？”

“我买的。”库特尔说。

比利大笑。“偷的，是吧？”

“不是。”

“你知道吗，偷窃的财产是人人都是可以随便猎取的？因为你不能向警察报案。有人从你身上偷走了你偷的东西，惟一的报复就是猛击他们的头。”

“到此为止，比利。”我说。

他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好,我到此为止。”他说,“只是我刚才在想汤姆有我想要的东西,他也想要我的东西。想听听我要说什么吗,汤姆?”

“我想把表要回来。”库特尔愠怒地说。

“我还以为你想要凯迪拉克呢。那车怎么样?”

“你绝不会这么交换的。”我说。

“绝不会。”比利说,“这对我有什么好处?我说的是打赌。汤姆太胖了,不可能坐到凯迪拉克的方向盘后面开车,但是他说能减肥。我不相信他能。让我们看看谁对谁错。我用凯迪拉克赌这块表,汤姆不可能减肥。”

“减多少?”米克问。

“不太多,”比利说,“七磅重,一周时间。”

比利说得没错,这不算多。有了凯迪拉克做赌注,对米克或者我来说都会是件容易事。但是对库特尔来说,这就像一座大山。比利把金怀表平放在桌子上,然后从口袋里拿出钥匙,放在了旁边。

“噢,汤姆?怎么说?”

“你没必要赌。”米克说,“那是一块不错的表。你拥有过的最好的东西。”

库特尔点点头。他想了想,迟疑地从怀表看到钥匙,又从钥匙看到怀表。他把手伸到T恤衫底下捏了捏一层层的肉,像是在揉面团,量呀,测呀。

“我不知道,”他最后说,“1958年的折篷车?”

比利点点头。

“座位怎么样?”

“原色哗叽。状况良好。”

库特尔狡黠地瞅了比利一眼,又问:“是手动的还是自

动的？”

比利讥讽地笑了一声，说：“自动。”

“好吧，”库特尔说，“赌定了。为此握握手。”

比利抓住了他的手。“噢，还有件事我没提。下一周每天晚上，我们八点钟在这儿碰头。星期五我们也在酒吧这儿称体重。好吗？”

机灵。库特尔不仅不能利用所给的七天时间到健身场所等地方锻炼——不太可能，但也不是不可能——他还要每天晚上和啤酒的诱惑作斗争。

“比利，这不公平。”我说，“你之前并没有说过这一点。”

“没关系。”库特尔说。他松开了比利的手。比利伸出手去拿钥匙的时候看起来相当满意，但米克先拿了起来。比利还没来得及阻止他，他就从桌子上把钥匙和表都拿了起来，放进了自己的衬衫口袋。

“等等！”比利厉声说，“这些东西是我的。”

“现在不再是了。”米克的语气说明他是认真的。“下周五之前都不是。谁知道呢？或许到了那一天也不是。除非你想取消打赌。”他看了看库特尔，满怀希望。“你也一样，汤姆。你们俩都有一次取消的机会。你怎么说？我们决不会少考虑你。”

“不，这样还好。”库特尔说，依依不舍地瞅了一眼米克的口袋，他的怀表装在那儿。

“那打赌不变。”比利说。他双手啪地一拍，笑了，然后瞟着库特尔隆起的肚子。“对。我能请你再喝一杯啤酒吗，汤姆？你那儿看起来有点空了。”

“多谢，比利。”库特尔报以微笑，“非常感谢。”

接下来的七天过得很快——对库特尔来说太快了。第一天

晚上喝了最后一杯之后，我们四个人都醉了，早先的不愉快也忘了，打赌就成了朋友间的一种玩笑。我们尽最大努力不吵醒米克的达尔西，她不反对喝酒本身，但是不赞成喝酒对她丈夫产生的效果。库特尔在米克家的卫生间称体重，此时引发的喊叫声没有几个人能不被惊醒。墙太薄了，没什么用处。

不算他穿着衣服减去的两磅——包括袜子，但不包括鞋子，库特尔让指针指到了十七英石九，误差上下不超过一盎司。这看上去很重，但是运用醉酒的奇怪逻辑，我迅速得出了结论：因为库特尔这么重，赌赢没问题。

“你会轻而易举地减掉那七磅。”我含糊地鼓励他说，拍了拍他的后背。米克也由衷地赞成。

“他说得没错，汤姆。你稳操胜券。一个人越重就越容易减肥。因为他能有更多的可以减掉。”

“经得起推敲。”比利庄重地点点头，“如果瘦的话节食肯定很难。”

“或许那就是瘦子不节食的原因。”我说，当时，我们都挤在狭小的卫生间里，站在那儿沉思这一不确定的看法，达尔西出现在了门口。她是个小个子，可是凌晨一点，光脚穿着睡衣站在那儿，抱着胳膊，眼里的神情让我们不敢开口说一个字，人看上去也显得高大多了。她一言不发，朝前门的方向甩了一下头就结束了我们的小型聚会。我们踮着脚尖走进夜色中，米克除外。我们低声跟他告别，他无可奈何地耸耸肩，露出了无力的、受罪似的微笑。

接下来的六个晚上，我们每晚都在木匠手臂碰头，库特尔每晚都奉陪到底，和我们一样一杯又一杯地喝到酒吧关门。实际上，有比利利用每一次机会耍花招让他喝啤酒吃薯片，他消费得比我们都多，到了星期四晚上，库特尔要输已经是明摆着的事

了。这根本算不上什么大事。从一开始我就这么想，这大概是最好的结果。说到底，一只表也不值一辆凯迪拉克，或许比利只是在积分。打赌结束后，他极有可能把表还给库特尔，整个操练不过是对他的聪明才智无聊的一次证明。

他，比利，情绪高昂。他整个星期都在展示他那块旧手表，抱怨表慢，甚至会停下不动了，向每个愿意听的人指出表的缺陷、玻璃表壳上和皮表带上的划痕。他还在几个不同的时间提出要处理掉，一天晚上甚至进行了假意拍卖。“高于二十便士的出价！”他冲着走廊上传来的喧闹的欢呼声高喊。

星期四，叫好了最后一轮酒，他猛地趴在桌子上，把表摘下来。我们的肚子里都灌满了啤酒。库特尔正在摆弄烟盒里的玩意儿，我和米克缩在一起迷迷糊糊地交谈。比利夸张地大声叹了一口气，把手表推给了库特尔。

“看到这个宝贝儿离开我很难过。”他说着悲伤地摇摇头，“它陪着我同甘共苦，约医生看病、庆祝足球胜利、煮各种各样的鸡蛋。但是，汤姆，你拿去吧！放到你的收藏品里。”

库特尔从宝库深处抬起头来。

“我已经有一只表了，”他说，“米克正为我收着呢。”

我和米克停了下来，不再讨论我们刚才探讨的世道不公的问题。

“拿去吧，汤姆。”比利说，尽力装成一个大度的人。库特尔眼睛转了转，脆弱地笑了，就像他每次想到笑话的时候那样。

“但是你会需要它的，这样才不会误了汽车。”他最后一边咧着一英寸宽的大嘴笑，一边说。那要是真的会好玩得多，但我和米克还是笑了。只有比利没有。相反，他哼了一声。

“你有过机会。”他说。

“你有过机会。”库特尔轻声地重复了一遍，分析着这句话。

保持称量的一致性对打赌的公正性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星期五晚上六点三十分我和米克带着达尔西洗手间的体重计准时出现在了木匠手臂。我们并不是惟一早到的人。这一周已经传出话来了。我猜这是从观看问答比赛节目转来的看客,但是挤满了吧台的这群早到的人对此有一种酸溜溜的窥淫癖的感觉。我当时才明白比利为什么要选在酒吧称体重。只要他愿意,还有能够当众羞辱库特尔的额外收益。

我在买啤酒的时候注意到了那块黑板。认为库特尔体重增加的人是认为他能减肥的人数的四倍。除去同额赌注,如果认为他增加了三磅以上可以得到二比一的赔率;如果认为他增加了五磅以上,可以得到六比一的赔率。如果赌他减轻了体重,赔率是十比一。

“那库特尔赢得凯迪拉克的价位是多少?”老板娘在启瓶盖时我问她。她怪异地看了我一眼。

“还没有人赌他赢。”她说着把找的零钱递给我。她眨眨眼压低了声音说:“你是常客,所以给你透露点儿内部消息。我们一直在记录他比平时多喝了多少瓶啤酒。我们认为他体重又增加了两磅。不管怎么说,这在大多数人说的范围之内,但是赌大赔率的人够多的了,所以我们会净利润的。”

库特尔也是常客。

“那你们是不收他会赢的赌注啦?”我很是恼火。

“我想是,但是没人会真的……”

“开个价吧?”我说。

她耸耸肩说:“一百?”

“这是五英镑。”我从钱夹里抽出一张。

“这是你的钱。”她漠然地说,把钱塞进了口袋,在黑板上写下了这个新赔率:“库特尔赢一赔一百”。有个人站在我旁边,看

她这么做，笑了。

比利半小时以后到了。那时候这群乌合之众坐立不安了，等待着大事件的开始。比利走进来的时候，响起了一种奇怪的、自发的、喊了一半就停下来的欢呼声，就像这群人自己也不知道欢呼什么一样。比利还是眉开眼笑地敬了个礼。他停下来笑笑，拍拍某个人的背，然后穿过人群朝我和米克在酒吧最里边坐的地方走过来。

“你把体重计带来了？”他还没坐下就问米克。

体重计就放在桌子底下米克的脚边。他看着人群说：“比利，事情会弄得很严重。他们在吧台设了赌局，你知道吗？”

“有点意思，”比利耸耸肩说，“那又怎么样？”

“现在取消还不算晚。”我说。

“不！”他一本正经地说，“这是个玩笑，仅此而已，星期五晚上嘛。汤姆在哪儿？”

“他不在这儿。”我说，希望他根本别出现，但是那时候酒吧传来的叽叽喳喳的嘀咕声告诉我他恰恰来了。一秒钟之后我们看见了他，拥挤的人群像波浪一样分开让他走过。他眼下就在这儿，穿过狭窄的酒吧，穿着短裤、凉鞋和宽大的翠绿的T恤衫，一只胳膊底下夹着心爱的烟盒，拄着双拐。他的右腿，从膝盖往下都裹在筒形石膏里。

“到底是……”比利低声说。

库特单腿跳着过来了，在我们面前停下来。他看上去一副病态，脸色灰白，像湿面团一样松弛，眼睛呆滞无神，布满了血丝。他说话的时候听起来是在经历痛苦。

“我发生了意外事故。”

吧台那边有人吃吃地傻笑。

“那打赌取消了。”米克说，快如闪电。

“无法预见的情况，”我点点头，“现在再进行下去不太合适……”但是当时我停了下来，看着库特尔。他在用眼睛哀求我。我皱了皱眉，他真的还想让打赌继续下去吗？

无论如何比利很想。他发怒了。

“没有机会了，不能在这么多事之后结束！打赌仍然在进行！”

“好了，比利！”米克恳求说，“看看他的样子！他根本不应该到这儿来，他应该在家卧床休息，或者在该死的医院！”他转身对库特尔说，“你到底对自己干了些什么？”

“我不知道，米克，我不知道。”库特尔说。他看上去就要哭了。“是意外事故。”

但是比利态度强硬，那群人的钱都押在上边，也都站在他那一边。他们往里挤着看，有些人还站在桌子上和两边的椅子上。米克的声音被压下去了。最后终于安静下来了，比利的声音响了起来。

“筒形石膏怎么办？”

“你什么意思？”我问。

“噢，肯定至少有两磅重吧。”

米克点点头。“这样的东西很重。”

“那就算三磅。”比利说，“十七英石九加三是十七英石十二，那他应该是这个数减去半英石……”

“十七英石五。”我说。

“他也穿了衣服……汤姆，告诉你，为什么不把T恤衫和凉鞋脱了呢？这样可以减轻分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用担心短裤了。”

那么这就是比利玩笑的关键所在。

“好吧。”库特尔最后疲倦地说。人群欢呼起来。至少有些人